

基于生态翻译学视角的《春夜喜雨》 三个英译本对比分析

卢晶晶

新疆大学外国语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2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7月2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14日

摘 要

杜甫《春夜喜雨》以拟人化手法传递对春雨无私奉献精神的赞美, 其英译本是检验古典诗歌翻译理论的重要案例。本文以胡庚申教授提出的生态翻译学为理论框架, 从“三维转换”模型出发, 对杨宪益与戴乃迭、许渊冲、布兰丹·奥凯恩的三个英译本进行对比分析。研究旨在检验生态翻译学“三维”模型在古典诗歌英译批评中的解释力与适用边界。通过以译例为主线的细读比较, 本文发现: 三个译本分别适应了不同的翻译生态环境——杨译适应学术型生态, 文化维转换最为忠实; 许译适应大众教学型生态, 语言维创新最为突出; 奥译适应当代普通读者生态, 交际维动态表达最为用心。三个译本在“文化传真”与“读者接受”之间找到了不同的平衡点, 共同丰富了《春夜喜雨》在英语世界中的生态谱系。

关键词

《春夜喜雨》, 生态翻译学, “三维”转换, 对比分析, 翻译生态环境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ree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Delighting in Rain on a Spring Nigh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Translatology

Jingjing L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May 26, 2026; accepted: July 2, 2026; published: July 14, 2026

Abstract

Du Fu's poem *Delighting in Rain on a Spring Night* employs personification to convey praise for the selfless nourishing quality of spring rain. Its English translations serve as an important case for testing theories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translation. This paper, grounded in Professor Hu Gengshen's Eco-translatology and its three-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s model, conduc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ree English translations by Yang Xianyi & Gladys Yang, Xu Yuanchong, and Brendan O'Kane. The study aims to examine the explanatory power and applicability of the three-dimensional model in the criticism of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translation. Through a close-reading comparison organized around illustrative verses, the paper finds that the three translations respectively adapt to different translational eco-environments: the Yang's translation adapts to an academic-oriented eco-environment, with the most faithful cultural-dimension transformation; Xu's translation adapts to a popular pedagogical eco-environment, with the most prominent linguistic-dimension innovation; O'Kane's translation adapts to a contemporary general-reader eco-environment, with the most deliberate communicative-dimension dynamism. The three translations strike different balances between cultural fidelity and reader reception, collectively enriching the ecological spectrum of *Delighting in Rain on a Spring Night*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Keywords

Delighting in Rain on a Spring Night, Eco-Translatology, "Three-Dimensional" Transformations, Comparative Analysis, Translational Eco-Environment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春夜喜雨》是唐代诗人杜甫流寓成都期间所作的五言律诗。全诗以“好雨知时节”开篇，通篇运用拟人手法，寓情于景，细腻描绘了春夜细雨润泽万物的景象，抒发了诗人对春雨无私奉献品质的由衷喜爱与赞美。该诗语言凝练、意境深远，至今己有多个英译本，包括 Witter Bynner、Kenneth Rexroth 等西方译者的版本。本文选择杨宪益与戴乃迭、许渊冲、布兰丹·奥凯恩三个风格各异的译本，主要基于以下考虑：杨译出版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主要面向西方汉学界，代表“忠实典雅”的直译加注风格；许译版本众多，面向大众阅读与教学，代表“以诗译诗”的创造性风格；奥译发表于 2015 年《人民文学》英文版《Pathlight》，面向当代英语读者，代表“读者友好”的动态解释风格。三者覆盖了不同时期、不同受众、不同翻译策略，为生态翻译学的比较研究提供了理想案例。

本文以胡庚申教授提出的生态翻译学[1]为框架，重点从“三维转换”[2] (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 模型出发，分析各译本在翻译生态环境中的适应程度与选择策略。

2. 《春夜喜雨》及其三个英译本的特征

《春夜喜雨》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首联点明春雨应时而降，奠定欣喜基调；颌联刻画春雨轻柔静谧、润泽万物的品格；颈联以明暗对比描绘雨夜景象；尾联通过想象展现雨后清晨的绚丽生机。其中，“锦官城”是成都的别称，因古代主管织锦官员的官署设于此地而得名，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内涵[3]。

杨宪益与戴乃迭的译本(以下简称“杨译”)出版于1983年[4]，风格典雅庄重，多采用直译加注策略，面向西方汉学界及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普通读者。许渊冲的译本(以下简称“许译”)收录于《300首唐诗》[5]，追求“以诗译诗”，在押韵与节奏上着墨甚多，面向大众阅读与教学。布兰丹·奥凯恩的译文(以下简称“奥译”)发表于2015年《Pathlight》[6]，注重可读性与文化解释，面向当代英语读者。

三位译者面对同一首诗的不同翻译生态环境(目标语读者、出版目的、时代背景各异)，做出了各具特色的适应与选择。

3. 生态翻译学理论框架

3.1. 翻译生态环境与“三维转换”

胡庚申教授以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为基础，提出生态翻译学，强调翻译活动处于复杂的“翻译生态环境”之中——包括源语文本、目标语文化、读者群体、出版目的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1]。“三维转换”是其中的核心分析工具，要求译者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个方面进行持续的适应与选择[2]。

语言维：关注语音、词汇、句法等层面的转换，要求译文符合目标语的表达习惯。

文化维：关注文化内涵的传递，要求译者克服文化屏障，促进跨文化理解。

交际维：关注交际意图的实现，要求译文有效传达原作的情感与目的。

3.2. “整合适应选择度”与诗歌翻译的特殊性

生态翻译学强调，译者的选择并非单一维度的最优解，而是在三个维度之间寻求“整合适应选择度”的最大化[7]。诗歌翻译的生态环境尤为复杂：古典诗歌语言凝练、意象密集、韵律严谨，译者不仅要传递字面意义，更要再现声韵之美、意象之妙、情感之真。因此，不同译者可能基于不同的翻译生态环境(如学术研究、大众阅读、教学使用)做出不同的侧重选择，形成各具生态位特色的译本。

3.3. “三维”模型在诗歌批评中的适用边界与局限

需要指出的是，生态翻译学的“三维转换”模型并非完美无缺。在应用于古典诗歌英译批评时，至少存在以下局限：

第一，“音乐性”维度的相对缺失。原模型的语言维虽然涉及语音层面，但更侧重于词汇、句法的可接受性，对诗歌特有的格律、节奏、押韵模式等“音乐性”要素缺乏系统性的分析框架。例如，杜甫原诗的五言律诗格律(平仄、对仗)在英译中往往无法对应，而“三维”模型并未提供专门处理这种跨语际韵律转换的工具。

第二，“象外之意”的阐释空间有限。中国古典诗歌讲究“言有尽而意无穷”，其审美价值往往存在于字面之外的意境、神韵等模糊地带。“三维”模型倾向于将译文效果拆解为可观察的语言、文化、交际指标，可能难以充分捕捉这类不可量化的“象外之意”。例如，对“随风潜入夜”一句中“潜”字的幽微禅意，模型可以评价各译本的措辞是否“准确”，却不易评估其“诗意浓度”的高低。

综上所述，“三维”模型是一个富有启发性的分析工具，但在评价诗歌翻译的深层审美价值时，需要与其他理论(如接受美学、韵律学)协同使用。

4. 《春夜喜雨》三译本比较分析(以译例为主线)

例 1: “好雨知时节, 当春乃发生”。

杨译: A good rain knows its season,/And comes when spring is here.

许译: Good rain knows its time right./It will fall when comes spring.

奥译: A good rain knows its proper time;/It waits until the Spring to fall.

语言维: 杨译采用并列短句, 节奏平稳, 以素体诗风格追求达意准确性, 未刻意押韵。许译通过 “right” 与 “spring” 构成押韵, 节奏明快, 体现了高度的诗体化适应。奥译使用分号带来诵读停顿, 但未构成严格押韵, 将韵律效应让渡给动词 “waits” 所带来的动态感。

文化维: 原文 “知” 字运用拟人修辞, 将春雨生命化。三位译者均选用 “knows”, 准确复制了这一修辞效果。对于 “时节”, 杨译 “season” 侧重自然节令; 许译 “time right” 强调 “时机准确”; 奥译 “proper time” 为春雨注入了伦理判断色彩。三种译法各有依据, 并无优劣之分。

交际维: 本句的交际意图在于传递诗人对春雨 “应时而至” 的欣喜与赞美。杨译情感含蓄内敛; 许译通过押韵和 “time right” 的精准感创造出轻快氛围; 奥译 “waits” 将静态 “知晓” 转化为动态 “期盼”, 增强了情感的主动性。三者在本层面均实现了交际意图的有效传递, 差异在于情感外显程度的不同。

例 2: “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

杨译: On the heels of the wind it slips secretly into the night./Silent and soft, it moistens everything.

许译: With wind it steals in night;/Mute, it wets everything.

奥译: It drifts in on the wind, steals in by night./Its fine drops drench, yet make no sound at all.

语言维: 杨译 “on the heels of the wind” 以习语生动表现 “紧随其后”; “slips secretly” 中的头韵 (sl-) 营造轻柔音响; “Silent and soft” 的并列形容词前置, 既对应 “无声” 又补充 “轻柔”。许译采用极简句式, “steals” 赋予春雨一丝机敏灵动, “Mute” 以单音节词对应 “无声”, 节奏紧凑。奥译 “drifts in” 与 “steals in” 双重动词强化层次, 但 “drench” (浸透) 与 “润物” 的轻柔程度存在偏差。杨译 “moistens” (滋润) 词义最为契合。

交际维: 本句的交际意图在于营造静谧温柔、充满生命关怀的意境, 传递诗人对春雨默默奉献的珍视。杨译 “slips secretly” “Silent and soft” 等措辞成功再现了这一氛围。许译 “steals” 带来一丝戏剧性的俏皮感, 情感基调偏向灵动惊奇。奥译 “yet make no sound at all” 以转折句式直白解释, 信息清晰但损失了含蓄美。从三个维度的整合来看, 杨译在此句的 “整合适应选择度” 最高。

例 3: “晓看红湿处, 花重锦官城”

杨译: At dawn we shall see splashes of rain-washed red—/Drenched, heavy blooms in the City of Brocade.

许译: Dawn sees saturated reds;/The town's heavy with blooms.

奥译: Come dawn, we'll see splashes of wet red/The flowers in Chengdu, weighed down with rain. (Chengdu is now a large city in southern China.)

文化维: “锦官城” 是典型的文化负载词。杨译采用异化策略, 直译为 “City of Brocade” 并加注说明(原文注释: “another name for Chengdu”), 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诗特有的文化意象和历史信息。目的语读者读到 “Brocade”, 能联想到织锦的华美, 进而与 “花重” 的绚丽产生诗意关联, 文化维适应最为成功。

许译将“锦官城”泛化为“the town”，本质上是在其“以诗译诗、意美优先”的翻译生态中做出的选择。许渊冲一贯主张诗歌翻译应追求“意美、音美、形美”，当文化专有项阻碍诗意传达时，他倾向于牺牲文化特异性以保证整体意境流畅。因此，“the town”虽删除了“锦官城”的织锦文化内涵，但避免了冗长注释对诗歌节奏的破坏，使尾联“Dawn sees saturated reds;/The town's heavy with blooms”保持了对仗工整与意象饱满。这是一种以交际维和语言维为主导的适应策略。

奥译采用音译“Chengdu”并加注地理说明，将文化意象转化为明确的地理信息，便于读者理解，但“锦官城”所蕴含的织锦文化、繁华意象随之消失。奥译的策略可称为“地理化适应”，虽降低了解理解门槛，却牺牲了诗意。

三维整合评价：三者的差异反映了文化传真、读者接受、语言流畅性在翻译生态环境中的张力与竞争。杨译更适应“学术型”生态(文化维优先)，许译适应“大众教学”生态(语言与交际维优先)，奥译适应“当代普通读者”生态(降低认知负荷)。不存在绝对“正确”的译法，而是不同生态环境下的合理适应。

例4：“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

杨译：All paths are dark, all clouds are black;/On river boat a single light.

许译：On paths are clouds all black;/On riverboat a light alone.

奥译：The paths are dark, the clouds are black;/The boat alone is bright.

语言维：杨译采用并列结构“All paths are dark, all clouds are black”，重复“all”强化了浓黑笼罩的氛围；后半句省略动词，简洁有力。许译将“clouds”提前，句式倒装，增加了诗化效果。奥译最为平实直白。

交际维：本句的交际意图在于以明暗对比烘托雨夜的静谧与孤寂，同时为尾联的明亮生机做铺垫。杨译通过“all”的重复和后半句的简洁，成功营造了对比张力；许译的倒装同样有效；奥译虽清晰但略显平淡。三者交际维的适应度差异不大，但杨译在语言维的艺术性上略胜一筹。

5. 三维动态适应与整合评价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翻译是一个动态过程，三维变换的选择应当随文本类型和生态环境而变化。以“润物细无声”一句为例：杨译在语言维通过“Silent and soft”的增译和头韵实现节奏美，在文化维通过“moistens”保留“滋养”的仁爱内涵，在交际维通过整体措辞营造深情赞美的情感氛围，三个维度相互支撑，实现了高度的整合。许译在语言维的创新最为突出，但在文化维和交际维的某些侧面做出了取舍。奥译在交际维的动态表达上用心颇多，但在文化维的深度适应上存在偏差。

综合三个译本的“整合适应选择度”，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就《春夜喜雨》这一文本而言，杨宪益与戴乃迭的译文在文化维转换上最为忠实，成功转码“锦官城”等文化负载词；交际维通过细腻措辞再现原诗含蓄内敛的喜悦意境；整体译文和谐典雅，体现了“学术—经典型”适应的特征。

同样基于本案例，许渊冲的译文在语言维的适应性创新上最为突出，善于打破形式束缚，通过精妙的动词选择和强烈的韵律感实现对原诗语言形式的创造性重生。为达到语言的诗化与交际的高效，许译在文化维上做出了较大牺牲(如将“锦官城”泛化为“the town”)，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其“以诗译诗”的风格取向。需要注意的是，许渊冲在处理其他类型的诗歌(如其译《长恨歌》或《将进酒》)时，对文化专有项的处理方式可能有所不同，其“意美优先”的策略在不同生态环境下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布兰丹·奥凯恩的译文在本诗中表现出对交际维的侧重，注重动态和情感的表达(如“waits”“we”)，努力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倾向于“读者友好型”的翻译策略。文化维采用“地理名词

+脚注”的方式,降低了目标语读者的认知负荷,但文化意象的诗意有所流失。其在“润物”一词的翻译上存在量级偏差,在传递原诗含蓄美方面稍逊于杨译和许译。

6. 结语

通过对《春夜喜雨》三个英译本的逐联分析,本文得出以下主要发现:

第一,三个译本分别适应了不同的翻译生态环境。杨译适应学术型生态,以文化维优先;许译适应大众教学型生态,以语言维创新见长;奥译适应当代普通读者生态,以交际维的动态表达为特色。三种策略在各自的生态中都具有合理性,不存在唯一的“最优适应”。

第二,生态翻译学的“三维转换”模型在古典诗歌英译批评中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其应用不应流于机械的“贴标签”。分析时需要先描述译者的“适应了什么、选择了什么”,再评价其效果,避免以某一维度(如文化传真)作为唯一标准。同时,本研究也暴露出该模型在诗歌批评中的若干局限:对诗歌音乐性的分析工具较为薄弱,对意境等不可量化要素的捕捉能力有限。因此,未来研究可将生态翻译学与音系学、接受美学等理论结合,以更全面地评估古典诗歌英译本的艺术价值。

第三,在古典诗歌英译的翻译生态中,多元适应共存是常态。杨译、许译、奥译共同丰富了《春夜喜雨》在英语世界中的生态谱系,为不同读者群体提供了进入这首唐诗的多条路径。这一发现对翻译批评的启示在于:批评者应关注译本与其生态环境的适配性,而非孤立地评判某一策略的“对错”。

7.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基于《春夜喜雨》单一文本,所得结论的普适性有待进一步检验。未来可将生态翻译学应用于杜甫不同题材(如咏怀、纪行、赠答)或不同诗人的对比研究中,考察同一译者在不同翻译生态环境下的策略变异性,从而更准确地概括其翻译思想。此外,进一步引入读者接受调查,验证不同译本的交际效果,也将是有益的补充。

参考文献

- [1] 胡庚申. 翻译适应选择论[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 119-143.
- [2]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解读[J]. 中国翻译, 2008, 29(6): 11-15, 92.
- [3] 萧涤非, 选注. 杜甫诗选注[M]. 增补本.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
- [4] Yang, X.Y. and Yang, G. (1983) Selected Poems of Du Fu.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 [5] Xu, Y.C. (2006) 300 Tang Poems. China Intercontinental Press.
- [6] O’Kane, B. (2015) Delighting in Rain on a Spring Night. *Pathlight*, 5, 72-73.
- [7] 胡庚申. 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 中国翻译, 2011, 32(2): 5-9, 95.